

漢書門			
九	七	三	
四	一	三	
冊	架	函	號類
五	一		

內閣文庫			
九	三		漢
四	三		書
冊	架	函	號類
五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3
冊數	51 (50)
函號	299 33

0 1 2 3 4 5 6 7 8 9



新刻性理大全第六十八卷

淺草文庫

治道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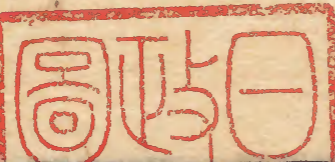
溫陵

九我

李太

校正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
 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
 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
 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
 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其為小人在君相變化
 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才高

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早且伐之乃可為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

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于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鬪天下之諸侯斂為已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

時貪利頑頓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為一代
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况其餘人乎光
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
辱故宏儒遠智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
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
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敗輒脫猶不忍改轍一
犯清議則蹈鼎伏鎖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
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
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翹然如秦人視越人

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
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
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
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
為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
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曰
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

覽集 攬六藝之英華六藝
志曰六藝之文樂以
德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辨
白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德知術也春秋以斷
事言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之備而易為
之原顏師古曰六經而謂之六藝蓋藝種也學者

世理六卷六十一
卷六十一
世理六卷六十一

性理大全卷六十八
用功於六經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秉國鈞衡晉
百官志宰相秉鈞持衡注鈞均也衡平也宰相秉
國之政得其均乎故曰鈞衡與敗輶越易大畜卦
九二與說輶象曰與說輶中无尤也注說吐活反
輶音服
又音福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
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
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
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
士雖一介之賤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食
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

文繡之爲美也三旌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
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
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
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
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
塗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
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
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注三旌謂
三公也

集覽
三旌之位莊子讓王
篇延之以三旌之位

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東萊呂氏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爲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曾齋許氏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隆此一等

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惜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疎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能圓成不偏

聖人德性用事

聖王能致天下之治

性理大全卷六十八

治道總論

五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况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

取之之道如何爾○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為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竊以為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環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

性理大全卷六十八

治道總論

五

三代兩漢
人才之盛

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

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
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
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
里之選及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眾牒試於有
司糊名騰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
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眾人則所謂本其行者
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

三代兩漢
取士之法

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宏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

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騰錄之類非古制者一
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
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
風俗不美未之有也○明道在鄆邑政聲流聞當
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王者皆才之
所堪不問志之所欲集覽明道在鄆邑按一統志鄆
實府宋程顥嘗為是縣主簿民有爭藏錢者
令不能決顥一言決之其人遂服聞者善焉

五峰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

人君
聯屬
天下
以成
其身

性理大全卷六十一 治道總論 六

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傳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

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為卿與某可以為大夫與某可以為士與卿闕則以可以為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為大夫者補之

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
 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位野無
 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
 高下當其職人務自備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
 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
 耻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
 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集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
也按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也七教謂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八政謂飲食衣服車馬異別度量數制也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說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東方曰寄南方曰

貉西方曰狄觀北方曰澤南方曰蠻閩從也北方曰從大東方曰貉從也西方羌從也羊疆場邊境也左傳疆場之專注場音亦穀梁傳隱元年聘弓鏃失不出境場疏云謂之竟場者境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疆場也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

个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

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
 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
 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
 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
 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
 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集覽九品中正之法通鑑晉武帝太康六年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錄次等叙以為九品有言行倫著則升之道義虧欠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

○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

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
 之之審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
 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
 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
 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何如哉○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
 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
 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
 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

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巨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感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

成尊生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真問壻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常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

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
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
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
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
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寢極
乎光大耳○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
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
衒鬻而求薦集自衒鬻而求薦東方朔傳漢武帝
召天下賢良文學才力之士待以
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有衒鬻者以千數注
衒、英、縮、反、行、且、賣、也、亦、作、縣、鬻、除、六、反、賣、也、亦、作、粥、

古者
取士
於田
野

東萊呂氏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
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
質朴故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為士者苟可以仕則選於里舉於
鄉而長治其鄉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已志在私得
以資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內而無願外之
想也後世取士之法不一雖存選舉之名而實與
古不同何也所取不于其可用之實能而于其不
可用之虛技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

古者世祿而不世官

乃或得仕時之多失入士之多失志往往由是

論官 蒞政附

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

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

敗矣○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

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

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

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古之時分

義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

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

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

與政分矣分義和以職天道書堯典乃命羲和

官在堯謂之四岳書堯典注四岳官名一人而總

四岳諸侯之事也周乃六卿之任書周官六卿分

職注六卿亦曰六官謂冢宰司徒宗伯

司馬司寇司空故謂之六卿分職也

○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考古

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或曰治獄之官

不可爲曰苟能克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四海

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

本原之地在朝廷

生理大全卷六十一

十三

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比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

人君稽古以正名

見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予間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瞽瞍孰知其任之爲不輕專務已肥遑恤民瘠隳闕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下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

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
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
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
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
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
獵躡躒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刺裁
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
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
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
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
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
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也以下論○斟酌去取古
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
無差○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
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
構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
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韓持國常

為政
莫要
於守
法

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則固可
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
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已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
此加彼而已○呂進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為政
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為者
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
而可以有為者也昔明道為邑凡及民之事多衆
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為之未嘗大戾於

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
補焉則過之與今為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
狂也至謂之狂則心大駭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
之又何嫌之有○或問為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
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
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
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其有能去者
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

生理大全卷之八

十六

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

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五峯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爲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

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入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賊盜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旣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

為政
以嚴
為本

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
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
大矣○問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
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克人以誠莊對威
嚴蓋為政以嚴為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其竊謂
居上以寬為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
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
為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為政
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

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情戲豫之時故其政不
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
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
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類
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
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
而今友欲其嚴正如古藥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
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
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

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滑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平易近民為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為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

須是如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為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於晦庵為政寬則是猛則是晦庵云若教以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瘡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曾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稱則常平矣

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

當官之法有三事

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
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怨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
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
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
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
畏疆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
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
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
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

天下要言

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
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必不敗持必不敗
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
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
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
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
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
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邪○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

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一理哉○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

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

人臣以忠信道事其君

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
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
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
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
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處事者不
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
方便為上○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
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
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當官大要

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要詳斟酌之爾然求合
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當官處事但務著
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
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
姦偽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
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事有
當死不死其諾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夫
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
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

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杜甫號也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契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居官臨事

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已兩字更無別法也

魯齋許氏曰恐害於己者必思所以害入也豈知利入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入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窒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窒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每臨事且勿令

人見喜既令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
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諫諍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

時諫止

覽集

翦桐之戲呂氏春秋周成王翦桐葉為

公周公請封虞王曰余與虞戲周公曰臣

聞之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晉

○介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

意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

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

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強果者其說多

忤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

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

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

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

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

君不使為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

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

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覽集

王趙

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委質於齊趙通鑑周
 赧王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趙王初立太后用事
 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
 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
 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之入
 左師公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
 恐太后躬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
 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強耳太后不和
 之色稍解左師曰賜息舒棋局少不肖而臣衰竊
 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
 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
 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大后
 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
 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
 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
 其踵而哭之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
 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
 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二世以前

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
 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
 孫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
 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
 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
 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
 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
 退注左師官名觸龍左師之名趙策作觸龍言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

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賾賦矇誦百工諫
 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
 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
 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

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為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効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為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彊諫而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

天下如人一身

諫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

五峰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沂流難順

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朱子曰內自臣工外及氓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踈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

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問淵源錄折柳事程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進曰友春發生無故不可摧折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伊川以為後世法

性理大全卷六十八

二十六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伏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伏節死義乎○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從公却繼之遂諫至於棄笏此非不美也然費予多少氣

力終亦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大凡事豈可不辨於幾微小處放過却來大處旋爭無益矣集覽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之時通鑑唐高宗永徽五年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納之後宮取為昭儀后及收妃寵皆衰由是有廢立之志

東萊呂氏曰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恭蓋寡安之適聲色之娛瓌麗之玩畋遊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感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

難有三
諫道

○大凡為人須識綱自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微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

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癸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復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

集覽 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

虞人之箴傳左傳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莽莽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異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塵乳武不敢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可原敢告僕夫

西山真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爾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

君子
純乎
為義

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眾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垂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道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惟

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
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
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
○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已則知盡
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
君而未嘗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必以
羣下有言為救已之過而不以為形已之短以為
愛已而不以為輕已以為勸已而不以為異已然
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大臣稱宰相之度

魯齋許氏曰

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
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
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為害不細後皆無損再
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才天下也說不得唐懿
宗為諫驪山事曰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
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
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
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集覽

唐敬宗為諫驪山事
通鑑唐敬宗寶曆元

年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
芳等屢諫不所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

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往以驗彼言幸温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之言安足信哉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十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為政必立善法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為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既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為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入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聖人
鼓舞
萬民
之術

元城劉氏曰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
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
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
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
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
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
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
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
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

重之意也○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
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關天下
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安擇善何憚改爲

五峰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
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
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
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
有也○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
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

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
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劉廙有法制繫於暴秦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之類是故法
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覽集劉廙之類按史

王五世孫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息信靈帝中平
五年為牧拜太尉獻帝即位拜大司馬廙節儉寬
愛甚得民心拜太傅關東諸將奉廙為帝不受初
平四年廙以公孫瓚暴掠率兵討之廙兵素不習
戰無卻伍為贊所敗
廙與妻子皆死之

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
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

退下之人不得○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
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
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太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
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
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亦皆
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
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
今之常理也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カク迄無不至也。聖人所行，カク迄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カク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カク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喜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ハ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

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此。

元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

度下以人
為為天主

天下莫不懼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
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
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
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武夷胡氏曰

人主以天下為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
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
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細縑而育萬物也

呂氏本中曰

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

為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
已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
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
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朱子曰

古之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
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
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
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故雖堯
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其兇此又易象所謂遏惡

人君可謹執其柄

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

覽集

既舉元凱必放共撻元凱謂八元八凱共撻謂共工驩兜注見前卷

新刻性理大全第六十八卷終

新刻性理大全第六十九卷

治道四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王伯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玉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王道本乎人情

二者在審其初

治天下者必先立志

王者奉若天道

王者動無非天

盡天道者王道

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
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
莫之禦也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誠是銜石
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
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伯者哉○王者奉
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
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
伯道也

陳水司馬氏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

公二十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
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
天子天子因命之為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
為霸霸之名自是興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
山楊氏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綱紀法度不出
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為或不肯退聽時
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又曰王道本
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

王道本於誠意

性理大全卷之六十一

王者純用公道

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
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
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安為之故
孟子曰五伯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又曰
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近世儒
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况於餘
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
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曰管仲只為
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

集覽責之以包

茅不責左傳魯僖四年齊桓伐楚曰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征楚人對曰貢之不供寡君
之罪也敢不供給楚不勤王
左傳楚不勤王注勤納也
○問或謂衛於王室
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當是
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
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
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
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
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

性理大全卷之六十一

孔孟規模自別

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
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
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
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
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
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
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
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深取之曰聖人之於
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况於仲乎若使孔子

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矣

集覽 懿公為狄所滅

按史譜衛懿公名赤惠公之子好鶴鶴有乘軒者及狄人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衛師敗績殺懿公事見春秋魯閔二年胡羯猖獗於中原宋書何敬容傳晉太閏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注胡虜戎羯也說文云羯羊羴羯也以為虜之別號也按吳漢傳注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上黨武鄉羯室因號胡羯此總謂戎狄不特指羯也

問管仲之功孔子與之其曰如其仁何也和靖尹氏

曰如似也與其功而不與其仁問何故不與其仁
曰只為大本錯了問如何是大本錯曰且如初相
子糾其錯亦大矣問如何是錯曰觀春秋所書莊

生理大全卷六十一

性理大全卷六十一

公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可見也管仲功高豈可補過但只是忍恥能就其功故孔子與其功也其於仁也何有若夫舍王道而行伯道以富國強兵為本則更不待論也如責包茅不入昭王不返亦謂假仁以行其伯孟子雖說久假而不歸然怎生謂之假豈能久而不歸若到得不歸處時只是假之以成功也然桓公尚在五伯中為盛者也孟子責管仲功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于于仁也孔子謂九合諸侯一正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子之意則同舍此皆穿鑿也問孔門羞稱五伯何也曰七

孔子述意則同

十子之徒皆未必能作得管仲之功然所以羞稱者只為錯了大本不知學者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也

三王正名與利

五峰胡氏曰三王正名與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

辨明先
王伯之

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
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南軒張氏曰

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

體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
為而為之伯者則莫非有為而然也無所為者天
理義之公也有所為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
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
為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伯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司馬溫公無五伯之

義信
禮為
國之本

辨要之源頭只是王伯兩字以其為天下王故謂
之王以其為方伯故謂之伯以王天下言之謂之
王猶伯之為伯也未見其美王砥礪之辨後來制
字有不備故伯字有霸字王字只是王字點發為
之然伯字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
也言五伯以其伯諸侯也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
五伯之智力而後有王伯是非誠偽之分故今之
言王伯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為正

西山真氏曰

義信禮為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

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子犯之爲晉文
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
之矣王伯粹駁之異其不以此哉

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
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者得許
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
理○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
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

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
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
又有鄉黨調採之義故亦可足○又嘗與張子厚
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
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
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埲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
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
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
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

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眾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古之取民三法

藍田呂氏曰

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是為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為助不為公田俟歲之成通以十一之法取于百畝是為徹

龜山揚氏曰先王為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為力耕之農出則為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

五峰胡氏曰

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為政之先也田

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

仁心立政之本聖人

均田為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

王者佐乾坤化育之功

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姦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

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為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

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
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
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太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
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
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
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荀悅集覽漢紀
按漢書悅穎陰人涉孫家貧無書每於人家見篇一覽即記尤好著述獻帝時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悅申鑒五篇奏之又依左傳然則漢書為漢紀三十篇

東萊呂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
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
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由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
廢須要人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
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
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
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

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

理而已集覽九賦歛之張美和曰按周禮九賦者言

謂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

之賦邦都之賦閭市之賦山澤之賦弊餘之賦九

式均節之張美和曰按周禮九式者言太宰以九

式均節財用也謂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

芻秣匪頒好用是也○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賈之物揭而晝之以待

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

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

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

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

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之皆濟矣

集覽泉府之官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

市之不售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也

○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

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

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

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之其取之可謂有

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

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太用內

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乎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此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覽集九職任之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二下農園圃虞衡菽牧百工商賈嬖婦臣妾間民是也○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痛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

仁宗 恭儉 出於 天性

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令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

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

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

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絁被漆垂壺集覽 錦綉珠玉世

焚之必於前殿通鑑唐玄宗開元三年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物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不得服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燈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焚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母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五峰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布食肉此饑寒之

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

古人自奉簡約

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平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此之後人簡約甚矣

魯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賑恤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損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

集賢

堯有九年之水按史記堯

立七十年有九年之水使鯀治之九載弗績湯有七年之旱史記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

人禱湯曰吾所為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牲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謂盛與苞首行與諗夫昌與言味已大雨

○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集覽 大寒而後索衣裘 揚子寡見篇云大寒而後索衣裘

不亦晚乎

鮑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

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為政乃欲覘其人而取其資以為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為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

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
少失其空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
畏也○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名和氣以
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
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
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
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
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為政者當順
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

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饑無奇策
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其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

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
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
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糴之以推
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
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利也

集覽 社倉按宋鑑孝
宗乾道中崇安

縣大飢朱文公請於郡得粟六百石以賑給之冬
成民償粟于官因乞番里中乃以所貸米就五夫

等里立社倉夏貸冬收以為常規
文公自作記后請頒其法于天下

禎異

程子曰

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
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
是以所言多失○或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
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
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
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

聖人不貴祥瑞

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
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
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
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
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
有一事便主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汚此是
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
此是一理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
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

性理大全卷之六十一

際甚微タリ更思ヒトム索曰ク莫是キヤ天數人事者ル那邊勝否ラ

曰ク似之タリ然未易カ言也ヒ又問フ魚躍于王舟ニ火復于王ニ

屋流為鳥有之ヤ否曰ク魚與火則不可知ル若兆朕之ハ

先應亦有之リ集魚躍于王舟ニ火復于王屋ニ流為鳥ニ

史記周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白魚入王舟中ニ王俯取テ以祭ル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ニ至于王屋ニ流為鳥ニ其色赤ク其聲ハ鳧ニ或問フ

東海殺孝婦而旱ス豈國人冤ノ之所致ス邪曰ク國人冤ス

固是然リ一人之意ニ自足以感動天地ニ不可道フ殺孝

婦不能致旱也ト或曰ク殺姑而雨ス是眾人冤釋否ト曰ク

固是眾人冤釋ト然孝婦冤亦釋也ト其人雖亡ト然冤

之之意自在リ不可道フ殺姑不能釋婦ト冤而致雨也ト

集東海殺孝婦而旱ト漢書東海郡有孝婦ト少寡ト無

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後姑經死姑女告ト

婦殺之吏捕姑驗治獄成于公以ト為冤太守不聽ト

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ト于公曰孝婦

不當死咎當在太守祭孝婦塚ト

天乃大雨後人立廟而祭ト

五峯胡氏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

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

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

者興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

君觀是宜以自省也若以天命為特遇災不懼肆

人君
天命
之主

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莫大拱中宗

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

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

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言克正厥

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

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

祥其效如此

聖王 修德 正事

集覽 桑穀並生于朝一莫大拱史記大暮大拱伊陟相之巫咸為佐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開與大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

禮早朝髮退問疾用喪三日桑枯穀死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一國殷道復興享國七十五年甞曰中宗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史記商王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鳴祖已訓諸王曰惟天監下正厥德高宗從之不致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三十四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既而伐荆楚伐鬼方僭亂既夷殷道復興享國五十有九年甞曰高宗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

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

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

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

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李尋按漢書尋字子長平凌人好洪範災異凡天文月令陰陽之事罔不精究程房進辟為吏哀帝時王根為大司馬將軍厚遇尋後對奏愛驗遷黃門侍郎以尋言祖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其後以下白夏賀良等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其言亡驗賀良等伏誅尋滅死從敦煌郡(實奉)按漢書奉東海下邳人少篤孝不仕治者詩尤精律曆陰陽之書元帝初以諸儒薦徵待詔宦者署教言事宴見天子敬焉上封事必採究經史究極陰陽官至博士諫諫大夫

西山真氏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眾而戒未必不

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魯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

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訖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倚歟偉歟未見其比也秦

文景
克承
天心

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
 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
 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
 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
 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
 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
 氣應也○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
 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
 為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論兵

兵以正為本

程子曰兵以正為本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
 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
 西怨義正故也又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
 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用兵以能聚散為上○未陣須先立定家計然
 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
 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
 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一敗便不可支持

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

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擬以撻秦

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辨，分數明而已。集韓信

益辨通鑑漢高帝六年上嘗從容問韓信諸將能

將兵多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十

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辨上笑曰多多

益辨何以為我擒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

信所以為中將下擒上且降 ○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

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

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

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集軍中夜

驚亞夫

堅臥不起。漢書景帝三年，吳楚反，拜周亞夫為大

尉，東擊之。至荊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堅壁

不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後，食道。吳楚兵乏糧，數

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

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

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廼引而

去。亞夫出精兵，○善兵者有一十萬人，未必死。彼雖

追擊大破之。

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一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

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

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

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

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一萬人，一麾而

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

支則是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

之至則是自相蹂也譬之一人驅餘極大一人輕

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

之則必困矣覽集衣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

紹據冀州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許祖綬諫曰

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奉兵南向於義則違竊

為公懼之紹不聽操紹相拒於官渡表被紹軍大

潰走王莽百萬之衆而先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

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漢書玄帝更

始元年將軍劉秀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莽遣王

邑王尋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驅

鹿豹犀象之屬以助兵勢晡百餘萬旌旗千里不

絕諸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鄧定陵

悉發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邑遣兵數

十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千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

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尋邑兵知諸部

共乘之連勝遂前無不一當百秀與敢死者三千

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昆

陽城中守者亦鼓譟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

兵大潰走者相踐伏尸百餘里會天雷風羣瓦皆

飛雨下如注虎豹皆服溺死者萬數關中聞之震

恐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

號旬月遍天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縶八萬人

一麾而亂晉書大武帝太元八年秦王堅遣兵分

道寇晉陷諸郡執襄陽刺史朱序以歸已而議太

舉或謂晉有長江之險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河

可斷其流特中外皆諫惟慕容垂姚萇欲乘其衆

勸之南伐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

萬晉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玄為前鋒都督督

衆八萬追之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路間真渡水

世宗本紀卷六十九

擊秦前鋒深成斬之石等水陸繼進堅登壽陽城
 望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
 晉兵撫然有懼色秦逼於肥水而陣玄使人謂曰
 移陣小却却使我有得渡以決勝負可乎堅欲答晉
 兵半渡感之麾兵使却秦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
 陣後呼曰秦兵敗矣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
 敗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
 為晉兵至堅狼狽還長安
 魏運之術雖自古亦
 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
 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
 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
 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
 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
 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二千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
 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之食以此校之無善術
 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龜山楊氏曰

自黃帝立立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
 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
 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
 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
 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
 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

性理大全卷六十一 治道終前 二十四

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
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
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
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
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
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
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
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
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

聖人者經世為法

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
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
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
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葛
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
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
漢之間則為善矣方之五伯自己不及以無節制
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即其臥內奪之印易置

性理大全卷六十一 治道終前 二十四

諸葛亮李靖知兵

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入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眾戰陣營壘之

事不可不講

覽集 (李靖) 按唐鑑靖三原人姿貌魁奇通書史善孫吳兵法隋太業末為

馬邑丞后歸唐以平王世充及破突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貞觀中出將入相封衛國公卒謚景武圖形像 ○或問今之為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

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幕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

生理大全卷六十一 古語論 二十一

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

有體耳集覽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通鑑高肅

宗乾平二年郭子儀守河陽魚朝恩惡

之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

代之士卒涕泣遮道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

錢中使耳未行也因驛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

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郭令施士

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之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主天下有不顧者必諄諄而告

教之至于再至于三豈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

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

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

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

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

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

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厮

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

住不退卽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晝戰聽

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

埃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晝如井形

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埃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
 舉更走不得○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
 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
 民戰是謂棄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此○五代
 時兵甚驕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
 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
 事都要人有志覽集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
 振遂復合戰而克之通鑑周世宗顯德元年北漢
 主以契丹兵擊周世宗自將禦之于高平北漢兵
 却周主慮其遁去取諸軍亟進後軍未全衆心危
 懼而周主志氣益銳命戰味幾周右軍將樊愛能

何徽先遁右軍潰步軍千餘餘甲降周主見軍勢
 危自引親兵犯矢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
 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禁兵將張永德曰賊
 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
 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
 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
 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楊衮不敢救北漢主晝夜北
 走僅得入晉陽周主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
 七十餘人責之曰女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
 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
 不行姑息之政矣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
 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
 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陣者定也八陣圖中

有奇正前向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

矣覽集八陣圖中有奇正通鑑漢後主建興初諸葛

侯八陣圖凡三三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

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末交宮南注灘水上其法六

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衝十二陣居中間

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

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

八陣天衝并前從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為三十

二陽地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

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

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

風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風從虎虎與蛇

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

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

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

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

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推陰陽有剛

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或

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通以為正合八陣

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看陣不

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只聚作一團又只排作一

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

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

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為

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

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

生理大全卷之六十一 兵部論 二二乙

選擇將帥之術

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
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
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
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太要
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
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
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
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

集覽

高祖

垓下之戰通鑑漢高帝五年王追項羽至固陵韓
信彭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兩王

從之皆引兵來黥布亦會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
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
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这么多也起飲帳
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力
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羽平日所乘駿馬也左
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八百餘騎潰圍南出
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
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
卒困此此天亡我也非戰之罪今日固死願為諸
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皆如其言於是
欲東渡烏江亭長橫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
願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
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復見
獨不愧於心乎乃自
斃而死楚地悉定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
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

方得

覽集

蕭何識韓信通鑑漢元年初韓信仗劍從項梁渡淮及梁敗死又救以策干項羽不

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取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大奇之

南軒張氏曰

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况於兵

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為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為無窮非素考索焉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東萊呂氏曰

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一書無與此者

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西山真氏曰

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

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覽集

馬燧之練戍精卒按唐鑑燧次

州郊城人安度魁一桀沉勇多籌李抱玉守鳳翔表
為隴州刺史從拖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授商州
刺史味我遷河東節度使大原承鮑防之敗并力
衰卑燧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伐數
月皆成精卒其後累立大功封北平郡王卒謚莊
武圖形凌烟閣馬隆之立標揀試按晉書隆東平
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秦始皇始中將吳伐吳之後詔
還良將充州卒降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及涼州
反拜為武威太守隆募限腰引弩三十餘人
鉤立標揀試得三千餘人西度温水悉披平甲轉
戰千里羞戎遂平太熙初封奉高侯
加授東越校尉積十餘年威振隴右

鶴山魏氏曰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

閉折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
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為慮者及

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
有溝樹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警之警有壺標之
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
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有遍境出之法乃
知古人雖以禮義廉耻為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
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

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劓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

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
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
蓋亦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
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
為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
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

集覽 紂作炮烙之刑按史記
商王受寵信其妃妲己
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以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
多叛之紂乃重刑辟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
之上有罪者錄之足滑跌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大笑
樂名曰炮烙之刑注置肉於火曰炮烙以火灼肉曰
烙剗剔孕媼周書太誓篇剗剔孕媼注剗剔
剗剔也皇甫謐曰紂剗剔比于妻以觀其胎

人主得以養其仁心

曰特昔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
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
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
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昔誅之是有司之法
不必守而使入主失仁心矣○因論特昔曰此非
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為天子豈應以殺入為己任孟子曰國人皆
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
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

性理大全卷六十九 性理大全卷六十九 性理大全卷六十九

天子以好生為德

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瞍殺人臯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

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既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集覽王三宥然後致刑記文王世子獄成有司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使人追之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注云君每言宥則答之以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也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通鑑漢文帝三年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

生理大全卷之九 論 三十四

中滑橋有刃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
奏犯罪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其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
其時也使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也一毫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
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曰臣尉之言是也

五峯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刑

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
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

張徐以恕求情

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
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

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

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衮為戒

余有功按唐鑑有功東海人武后時為司刑卿累
斷大獄全活者甚衆起居舍人盧若虛曰當雷震
之震能全仁如千載未見其儔常衮按唐鑑衮京
兆人性循察文采贖蒸初為中書舍人代宗朝與
楊綰同執政後為福建觀察使設置鄉校間人由是短衮

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

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
命臯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

二十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
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
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
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
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
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
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
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

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
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
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
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
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
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
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
所掌惟象流二十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
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有亦惟其當而無以

生理大全卷六十九
眞意論

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
 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
 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太憝而反忍於啗冤抱痛
 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
 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
 王所特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
 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入之
 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
 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

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
 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
 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
 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
 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
 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
 前也

集覽 陳群之議按三國志群字長文穎川人紀
 之子嘗為祖寔所奇乃謂宗人曰此兒必
 與吾宗初仕漢為治書侍御史入魏為御史中
 丞累官司空錄尚書事初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
 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平斯事乎群對曰臣父
 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答本與仁惻而死者更

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其殘毀其體而裁剪其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則其足則未無淫放穿窬之奸矣三千之屬未可悉復若斯數者宜先施用時鍾繇與群議同太祖以軍事未罷故寢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

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太小而處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太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

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
欽恤之說以為當寬入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
當殺者必多為可出之塗以候奏裁則率多減等
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
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
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
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
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

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知巧以為聰明持姑
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
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
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
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
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
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
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為
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

名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

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

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

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

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

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賁其明也○夫五刑

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

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

大舜孔子寬仁之實

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

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

實而徒欲為容姦度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

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

疑固宜為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

使其不輕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

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

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究出

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

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夷狄

或問蠻狄猶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

春秋謹華夷之辨

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為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待之

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墻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饕餮功幸利之人黷武

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稀勇于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

三王
禦四
夷之
上策

其有事草雜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
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觀戰國
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
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
鄙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
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
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矣

五峰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
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

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疆萬
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
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
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
上策也五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習
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
之問也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

聖御夷狄之道

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徵小雅盡
廢四支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脩行任賢
使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興某嘗
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
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
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
然矣

西山真氏曰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

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
于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敵之言雖
憤事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且之禍蓋敵國之相
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媾則爲和
也難况戎狄豺狼變詐百出文非可以中國常理
待之乎○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脩
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
立之事同而招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
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劉石符

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

拓地于里而侯景肉附適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略

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光武之政

脩而晉梁之政失也覽集單于爭立按通鑑漢宣帝

于爭立拓拔氏之東西按通鑑後魏道武宜姓拓

拔氏名佳世居北方晉孝武大元十年稱代王政

號魏遂稱帝都平城倣古設官制禮作樂定律令

後為子紹所弑在位二十三年傳一十二主歷百

四十九年而分為西魏東魏為北齊所滅匈奴分

南北通鑑漢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分部

立日逐王此為南單于款塞內附於是分為南北

匈奴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通鑑漢宣帝

甘露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

南塞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按晉

載記劉淵以懷帝永嘉二年稱帝國號漢石勒以

成帝咸和五年稱帝國號後趙符健以穆帝永和

八年稱帝國號前秦姚萇以孝武帝太元九年稱

帝國號後秦即所謂劉石符姚之變也光武因南

單于之歸招地千里通鑑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

匈奴南單于遣使入貢二十五年南單于遣其弟

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誘左賢王

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南單于復遣使

晉齋許氏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

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

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

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其然後復各不

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
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
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
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也
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
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略也治吾所當治者而
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為夷狄所敗

新刻性理大全第六十九卷終



慶應

